

重返「梁祝」宇宙

近年來，林奕華的作品似是化繁為簡，又像另闢蹊徑。早年的大熱作品如四大名著系列、《華麗上班族》、《聊齋》等，均有着華麗的舞台、豐滿的群像與密集引爆的熱議話題，時尚、都市，鮮香又熱辣；近年來，他的創作則如同「沉入水底」，更加簡單、安靜、日常。疫情間發想的「一一三部曲」解構楊德昌的代表作《一一》；之前的《艱辛歲月》則讓演員在如同開放廚房般的現場忙碌交錯，在日常的動作中剖白心跡。現在的林奕華，對劇場對人生，似乎都有了另外的體驗。在新作《我在那時錯過了你》中，他回望十年前的舊作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，在一個全新的平行宇宙中與自己對話，也與觀眾對話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非常林奕華提供

林奕華：回味時間 尋找故事的縫隙



●舞台劇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劇照



《我在那時錯過了你》
日期：即日起至5月5日
5月8日至11日
地點：荃灣大會堂展覽館



小凡攝

2024年，被林奕華稱為「梁祝的一年」。2014年，舞台劇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上演，林奕華讓梁山伯與祝英台在美術館中十八相送，在自畫像中尋找自我，以非主流的音樂劇形式講述青春、藝術與成長。2024年，適逢劇作十周年，透過舞台映畫展映、續作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的階段展演，以及數不清的講座與分享，林奕華與觀眾一起重回梁祝宇宙，又發掘出別樣的意義空間。

永續創作的可能

林奕華自言與梁祝這個故事緣分匪淺，「我發現『梁祝』的過程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」他說，「最先，是一部電影觸發了我的興趣，電影1963年拍成，我1974年看到，中間這十年，是我等待它以及它等待我的10年。」人生來到現在的階段，林奕華對「時間」有了更深的體悟，時間不只是無數瞬間的流逝，卻也如同濾鏡，又像是某種過程的驗證，「某程度上時間會反映出很多過去我不會想到的『層次問題』——一件事不是一件事，昨天不是昨天。於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開始一個新的階段，我叫我作『永續創作』，這個也是針對當下，我們大多數人其實習慣了跳過過程——有什麼我就馬上找AI、問DeepSeek，直接帶我們到達結果，於是得到的東西，全是人家幫我們整理組合的。我希望把梁祝變成一年，並且這只是一個開始，我希望我之後做每個戲都是一年的時間，或者最少一年。只是這樣一來，觀眾可能要陪我，但反過來，我其實也在陪他們。有一年的時間，我們可以來回往返。」

在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，林奕華親自創作了十八首歌的歌詞，「有一種等待叫等我。」「有一種風景叫憧憬。」在音樂才子陳建騏的操刀下，當時的樂音入耳入心，如同某種青春宣言。在林



●作品以「講述展演」的方式與觀眾交流。

奕華看來，自己為梁祝這個故事寫出了一個別樣的文本，也便開啟了另一種解讀的路徑。「如果說梁祝這個故事有任何時代的意義，我會首先問：為什麼叫『梁祝』？為什麼有黑白？我們東方人關於自己與宇宙的關係，有一個有趣的解釋叫二元論。梁祝在我看來也是一個二元論的比喻或者縮影，『梁』與『祝』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？今天我們總是從問題直接跳到答案，但梁祝這個故事反而可以提醒我們中間還有很多的空間。」

剖開另一個平行時空

去年，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續作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進行了階段性展演，林奕華在創作中緊扣AI洪流中人的處境，探尋什麼才是「現實」。作品的完整版將於今年年底登場，林奕華卻笑言到時可能完全推翻，甚至不再講AI。「因為懂得與時並進的同時，也要懂得幫時間『摸骨』，只是順應它就會隨波逐流。如果時間是條龍，你就要找到那條龍脈。」

在這條龍脈還未顯現金身時，《我在那時錯過了你》卻率先登場，如同梁祝宇宙中又分裂出另一個空間。作品「借」來Nick Payne的劇作《Constellations》，卻將文本拆解再拆解，當林奕華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碰上養蜂人Roland與物理學家Marianne，平行宇宙中的兩對戀人，將展開怎樣的奇異故事？「《Constellations》劇本本身有一個故事，但我們的處理手法不是交代這個故事，而是將其作為材料，用一個形式來讓觀眾去尋找：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要聽這個故事？」

對於林奕華來說，《我在那時錯過了你》不是憑空出現的，它也是梁祝宇宙延展的過程之一。他說，自己的創作如同不斷將一個蘋果切開兩半，表面看似似乎是一模一樣的對稱，實則蘊含不同的東西。「平行時空，是貫穿我作品的角色。為什麼我的作品總是將一些故事再講一次？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……是原著故事的樣子，又不是完全一樣。有時會讓你覺得是形式之下的偶然相遇又很快分開。比如《我》，如果觀眾讀過或者看過這個劇本，再來看會覺得很不一樣。」

作品將在荃灣大會堂展覽館中採用講述展演(Lecture performance)的方式進行，觀眾將與演員一起，見證「idea(s)」的誕生。觀眾的互動與反

應也將成為創作的一部分，這讓每一場演出成為不可複製的現場，而5場演出則將成為一個完整的意義時空。

讓觀眾與自己對話

這樣的安排，實則因為林奕華近年來尋求與觀眾建立一種新的聯繫，不再是舞台上下的相對，而是一種真的對話。「這個空間沒有一個舞台，沒有一個唯一的焦點。我覺得我來到一個階段，經過《什麼是舞台？》那幾年，我得到很大的啟迪，就是：什麼叫做『空間會說話』？很多觀眾去劇場或者電影院都是追求一個故事，尋求某種感動，或者是與同去的人創建某種回憶與共同話題。但我現在做的東西全是相反的，或者某程度上說我一直在向相反的路走。」

他說，從很早時開始，便希望藉着創作，讓更多的人回到「自己喜歡自己一個人的時候」。「當我一個人的時候，會面對自己多一些，也會和自己聊多一些，有問有答。但是現在很多聊天經常是：這個好吃。對對對。那個好看。對對對。像是一個短途旅行。但是真正的對話是發展性的。這次來到這個空間，觀眾可能要去做很多事情，會經歷演員或者我來問你一些問題。」

記者忍不住驚呼：天啊，那I人怎麼辦？！林奕華笑道，自己也是I人，請觀眾放心，這種演出形式是一個I人想出來的，「不會突然要你表態或者暴露自己。希望你在其中移動，或者改變關係，更多的是引發一種內在的改變，頂多是需要你做某種行動來感受自己的內心，而不是告訴外面的人你現在在哪裏。」

他坦言自己並不喜歡作沉浸式演出，因為某程度上沉浸式演出也是另一種對觀眾的操控。他希望給觀眾很多很多的空間，自我的空間——觀眾就是創造故事的主角之一。



●2024年，《A.I.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》進行了階段展演。
攝影：Thomson Ho

藝術的無窮可能

獨舞作品《謝茜嘉與我》與《夬兒行》

舞台上的兩個身影，可能都不是我們慣常看到的舞者身軀，但出色的創作人及演員，通過演繹、展現他們的故事，卻能叫人動容。說的是不久前看到的兩個獨舞節目——今屆香港藝術節節目、克里斯蒂·莫甘蒂的《謝茜嘉與我》，以及「無限亮」節目、克萊兒·康寧漢的《夬兒行》。

《謝茜嘉與我》從容前行

認識克里斯蒂·莫甘蒂，是由傳奇舞蹈大師翩娜·包殊的作品開始。她與翩娜共事了近三十年，參與演出無數翩娜作品。翩娜的舞者各有很強的個人特色，而擁有一頭蓬鬆捲髮的莫甘蒂，不單外形叫人難忘，她帶點神經質和惹笑的演繹亦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雖然翩娜作品都是與舞者一起創作，但那始終是翩娜要說的故事，當翩娜離去，莫甘蒂開始嘗試尋找自己的路向，展示自己的藝術觀點。

《謝茜嘉與我》是莫甘蒂舞蹈生涯與人生交織的故事。莫甘蒂創造了另一個我——「謝茜嘉」，通過舊式的卡式帶機，透過謝茜嘉的提問，將自己的故事及對藝術的看法，巧妙地呈現在舞台之上。利用錄音機創造另一把聲音，是相當聰明的做法，為個人的演出創造了另一個層次和空間，更立體地呈現自己的想法。而錄音機的運用，更令演出的時間維度增加了厚度。至於簡單的一對紅色高跟鞋，也自然地呈現了翩娜作品在她生命中重要的位置。

在這場獨舞演出中，莫甘蒂展現了她如何在翩娜去世後，通過自我探索，重新定位自己的舞蹈生涯。她

帶着觀眾一起回顧了她的舞蹈歷程：由她自小展示舞蹈天分，到她在羅馬學習芭蕾舞，因身材而被視為不適合跳舞，然後遇到翩娜，開展她真正的舞蹈生涯的故事。莫甘蒂談到在翩娜舞團排練的過程，也說到人們對舞團的種種想像，如以為舞者在舞團一起居住，共同生活，但他們其實各有家庭和居所，每天就是到舞團一起工作，然後各自回家。莫甘蒂娓娓道來，說話充滿睿智與幽默感，當中又會調侃一下觀眾，讓人不禁回想起她在翩娜作品中的經典表現。

莫甘蒂這場演出將藝術生涯不同階段剪裁，以獨特的編排方式，連成一個個不同的段落，當中充滿坦誠及自我反省，又戳破觀眾對舞者，或者準確點說對翩娜舞者的誤解。她沒有停留在眷戀以往的光輝。在《謝茜嘉與我》中，我們看到一個舞者如何豁達地面對老去的現實，繼續向前，以當下的身體狀況去創作，呈現不一樣的舞蹈身體。這也證明藝術創作並不受年齡限制，身體其實可以是很自由的。

《夬兒行》身體不受限

看克萊兒·康寧漢的獨舞作品《夬兒行》，當然無法無視拐杖的存在——單是那一座由無數拐杖架起的小山，便叫人強烈感受到拐杖在康寧漢生命中不能忽視的位置。但演出中其實拐杖又好像不存在。康寧漢是那麼自然地運用拐杖，一如宣傳中提到的——像是肢體的延伸。

康寧漢少年時期開始需以拐杖助行。但她卻將之變成肢體的一部分，以及發展出拐杖不同的用途。《夬兒行》並不是要介紹康寧漢如何靈活運用拐

杖，而是借助演出，讓我們認識到該以平常心看這些拐杖使用者。

她巧妙地設計了一場攀山之旅，帶領觀眾越過山嶺，走過深谷，恍如一個領隊向隊員介紹風光般展示她如何登山漫步。她在拐杖山內穿來插去，讓我們感受到不同能力的人一樣可以與大自然親近。在山上隨意行走，累了就坐下來，起個火過一晚。她與我們閒話家常與夢想，受過聲樂訓練的她還會隨時唱上一段馬勒的《旅人之歌》。然後手握拐杖跳了一場舞，當中揮灑自如，拐杖作為肢體的延伸，並沒有跟身體有違和感。康寧漢跳來動作優雅，也讓觀者增加了想像的空間，這段舞好看得很，也動人不已。

但如何讓觀眾真切感受到她攀山的難度和勇氣？康寧漢聰明地利用觀眾席作為攀山的場景，每一行特別留空的椅子成了她登山的路徑，看着她一級、一級地以拐杖小心翼翼地行上去時，我們可以想像平日她上山的情況——其實與我們也大同小異吧。

由香港藝術節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主辦的「無限亮」，強調以藝術共融，創作人各有不同的能力，但如《夬兒行》等作品證明，他們都可以是出色的創作及表演者。

莫甘蒂與康寧漢都以自身的故事，訴說藝術的無窮可能。身體是外在的，創意並不應被它所限，兩位不同背景及故事的舞者，都叫人見證到這一點。



●克里斯蒂安娜·莫甘蒂
《謝茜嘉與我》
相片：il Funaro
香港藝術節提供



●克萊兒·康寧漢《夬兒行》
無限亮供圖